

日頭浮海照亮的所在 照護臺灣東部醫療的真心英雄



總策畫／花蓮慈濟醫學中心
 撰／涂心怡
 出版／時報文化

擦亮花東的櫥窗

致敬第十四屆團體醫療奉獻獎得主 ——國際慈濟人醫會

一九九六年慈濟基金會成立「慈濟醫事人員聯誼會」，召集來自各醫療院所的醫護人員、醫技人員、藥劑師、行政人員，並和慈濟志工共同組成，深入偏鄉村落巡迴義診，一九九八年更名為「慈濟人醫會」，隨著加入的人愈來愈多，不僅臺灣各地，全球各地也逐漸發酵響應，二〇〇〇年召開首屆年會，正名為「國際慈濟人醫會」(Tzu Chi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TIMA)。

在宗旨與制度不變之下，各地人醫會有自己的規劃與組織，深入該區醫療不足的村落進行定期與不定期的義診，由於各科的專科醫師豐沛，因此也被人們暱稱是「行動醫院」。當遇上國際間重大災難來襲，各國人醫會成員也會快速集結，秉持著志工助人的精神，自費自假跨國支援，在國際災難現場，甚至還能進行外科手術。

眾善匯集，當第十四屆醫療奉獻獎將團體獎項頒發給慈濟人醫會時，如此形容——這世上有一所醫院，從臺灣、東南亞、美洲到大洋洲，往世界延伸出去，無邊無界。這所醫院總是在最貧苦的地方、最艱困的環境中開診，把「藍天白雲」送往最灰暗、陰霾的角落；付錢的

人，不是上門求醫的病人，而是救人的醫護人員和勤奮熱心的志工，這是由「國際慈濟人醫會」建造的行動醫院。

數十年來，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無疑也是輸出院內醫師到花東各醫院支援的「人醫會」。

東部地區醫護不足的窘境猶如一道永恆的詛咒，在地服務多年的花蓮慈濟醫院急診部兼急診內科主任陳坤詮有時候甚至會以為時間已經被永遠的凍結在某年某月某日。

要談起東部地區醫護欠缺的狀況，陳坤詮的腦海裡裝滿了許多的故事，思來想去，他決定從那一根魚刺開始談起。

那是一個其他專科的門診都還在準備中、尚未開放看診的清晨，門診區冷冷清清，但二十四小時無休的急診室依舊忙碌。此時，一個男人走了進來，外表既沒有明顯的傷勢，也沒有觸目驚心的血痕，但急診室的同仁仍謹慎看待，外傷還能看明，看不見的內傷才更令人憂心。

男人手摀著脖子，困難的發出求救：「我的喉嚨卡了一根魚刺……」再問他是什麼時候卡住的，男人不太想講太多話，就怕魚刺會將他的喉嚨給刺破。他勉強的回答，說是昨天晚飯時間，大約



是七點。

「為了那一根魚刺，他清晨五點搭火車從臺東過來我們這裡掛急診。」陳坤詮回憶當時，醫護人員快手快腳的，不一會兒時間就把卡在男人喉間、令他折磨一整晚的魚刺給夾出來，這也才能和他好好的對話，瞭解前一天晚上事發當時的經過。

男人說，魚刺橫互在他喉間不上不下的時刻，早已經過了全縣診所的下午看診時間，他不得不往醫院的急診室去，奈何當天急診室沒有耳鼻喉科的醫師值班，情急之下追問，他才得知，縱使找遍全臺東的醫院，此時此刻他可能連一位耳鼻喉科醫師都找不到。

痛苦難耐的他已經無法再忍到隔日早

上的看診時間，「所以五點多我就坐上火車，到花蓮來找醫生。」

「只為了一根魚刺。我們挑完之後，他就坐火車回臺東了。」陳坤詮細數花東的醫療能量稀微的猶如淘金熱的末期，黃金不多了，但河流依舊奔騰，「在都市你可能有好幾家醫學中心可以挑選，要不，區域醫院也能提供這樣的服務，但是在東部地區，醫師就是那麼少，也不可能要醫師都不休息，運氣差一點，就會像這個男人，因為一根魚刺而找不到專科醫師幫忙。」

醫療能量不足，健康不得平權

多年來，他不只一次感嘆，東部地區的醫療困境，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太魯閣號火車事故，花蓮慈濟醫院啟動大量傷患機制，急診部陳坤詮主任（右）在總指揮林欣榮院長到急診室之前擔任急救指揮官，左前為急診陸家宜護理長。攝影／陳安俞



緊急救援的直升機在德興棒球場降落後，再以救護車接駁就近送花蓮慈濟醫院。攝影／楊均濶

身處緊急救護的第一線，他看得太多，每一個故事都足以刺痛他的雙眼。

曾有一名八十幾歲的老爺爺來就診，陳坤詮仔細檢查之後，發現老人家的不舒服是因為腸胃炎所引起，有感於對方年事已高，因此他建議對方不如住院觀察幾天，等病況穩定後再回家。

結果老人一聽，立即撐起不舒服的老邁身軀，嚷嚷著他要回家穿衣服。

陳坤詮一聽，不禁疑惑的問：「穿衣服？你要回家穿什麼衣服？」

「我要回家穿壽衣！」老人泣訴的語氣裡，有萬般的難過。

「他家離醫院很遠嗎？沒有，他就住在花蓮市而已。」陳坤詮想表達的是，生病本身就是一件辛苦的挑戰，對許多人而言，不能在自己習慣的環境中安養，

就更是苦不堪言。

「以這個例子來看看那些居住在偏鄉地區的民眾，他們甚至不能在當地醫院治療，還得轉院。」陳坤詮曾在一次前往玉里慈濟醫院支援的時候，在急診室遇見一個因為酗酒導致酒精中毒被送來的婦人，他判斷病人目前的狀況必須馬上住進加護病房。

然而當時玉里慈濟醫院並沒有加護病房，因此他建議不如轉到花蓮慈濟醫院。但婦人的先生聽了，不僅沒有同意，反而要陳坤詮幫他開單，讓他帶老婆出院，見陳坤詮臉上的遲疑，不禁嚷嚷著說：「你如果不簽，那我自己回去！就讓她在這裡，隨便你們怎麼弄！」

在偏鄉服務多年，陳坤詮不是不明白這位先生的憂愁，轉院對經濟勉強度日



的他們而言，撇去救護車的費用，來到花蓮之後，先生勢必得捨下工作陪病，陪病期間精神的耗損種種，全都是令人為之退卻的難解習題。

班不缺人缺，人力救急

陳坤詮口中的這些困境不是沒有解決之道，只是要提升東部的醫療能量說來短短幾個字，做起來卻得耗盡漫漫人生。微微提起嘴角，雖然朦朧，但那是個笑容沒錯，「至少，我們一直在努力，而且是醫院與醫院之間一起努力。」

回想起十幾年前自己還是一位住院醫師的時候，陳坤詮就已經開始在支援關山慈濟醫院與玉里慈濟醫院的急診室輪班工作。

陳坤詮進一步解釋，基本上急診室分白天與晚上兩個班，一個月最少也要六十個班，而每個班都需要一位合格的急診室醫生，一般而言，一位醫師每個月要上十五個班，等於每個月至少需要四個人手才可以維持急診室的運轉。

陳坤詮以關山為例，當地急診醫師不足，即使有身為骨科的院長潘永謙親自輪班，婦產科、內科以及外科醫師也投入支援，協助急診室能正常的運作，然而這些醫師平日都有自己的門診以及手術等業務，一個月能支援十個班就已經仁至義盡，因此每個月仍會有十至二十個班有開天窗之虞。

「玉里慈濟醫院的狀況也相去不遠。」陳坤詮眨眨眼，或許向前望去，他看不見世界的邊緣，但同在慈濟體制，自己

不可能見死不救。支援是當仁不讓的，但十幾年來時常到兩間醫院急診室工作的他自然也明白支援的辛苦之處，他的聲音在會議室裡迴盪，「辛苦的不是上班時間的累，而是前往上班的路程竟然是如此遙遠。」

火車時刻表密密麻麻，但他永遠都不會忘記那一班列車的時間，那是三〇六車次的自強號，早上的六點零七分準時從花蓮出發，如果是夏天，太陽早已透過薄霧照亮大地，如果是冬天，陽光則尚未甦醒，眼前視野會是一片美麗的藍灰色。

「這班車到玉里大概是七點三十六分，到關山是八點十五分。」三〇六車次沿途的風景在十幾年的時間早已經在陳坤詮的腦海中烙下了印記，旅途中的震盪也煎熬了他無助的脊椎與屁股，「上個班，通勤時間來往就要三個小時起跳，如果可以，我們都會先讓年輕一點的主治醫師去。」

但回過頭來看花蓮慈濟醫院，難道身為醫學中心有人力充足的優勢？陳坤詮搖搖頭，笑說再寬闊的海岸，也有潮起與潮落在，花蓮慈濟醫院在人才招聘上並非一路順遂，尤其是七八年前，急診室也曾一度人手不足。

走過這一段日夜抱著班表苦惱找不到人的歲月，陳坤詮更能心領神會，何以在地的人才始終難以久留。

「我有一些很優秀的學弟妹，在這裡工作五年、七年都有，但漸漸的他們就想回西部去了，為什麼？因為要照顧父



病人走不出來的地方，醫師走進去。在疫情發生前，東區慈濟人醫會每月至少有一次義診進入偏遠村落，團隊包括牙醫、中醫、西醫，當然少不了慈濟志工。

母。」陳坤詮的話中沒有譴責，只有感同身受，他表示，照顧父母求去的為大宗，還有部分同事則考量孩子的升學條件，決定到西部定居。

在那一段自己也奔忙不過來的時日，陳坤詮坦言，到關山與玉里的人勢必會變少，這幾年慢慢補足之後，才又有充沛的能力全力支援。

緊急求援，一家都不能倒

旱災發生，受累的土地將是遼闊的，人力缺乏的醫院，可不只有玉里與關山。

「大概是前年的十一月、十二月左右，部立臺東醫院的院長親自來拜訪我們院長。」二〇一九年底的花蓮，正迎來一股寒流，讓人不禁瑟瑟發抖，但當天在會議室裡的討論，在陳坤詮的記憶中沒被寒霜給模糊，依舊鮮明，尤其是部立臺東醫院院長樊聖口中的困境與情景，一字一句，他都還記得清清楚楚。

「他本來有四名急診醫師，但只有兩個是編制內的，另外兩名，一個是從部立桃園醫院來支援，另一名則是彰化秀傳醫院來幫忙的，原本四個人勉強也就能撐六十個班，結果前一陣子，其中一名編制內的急診醫師遞出辭呈。」缺了一堵牆的房子，就再也無法提供全然的遮風避雨之用，但天氣的變化莫測，人類無力抗衡，無法決定日日都是天光明亮，晴朗無雲。

聽到對話至此，陳坤詮心裡有數，他知道對方的來意為何，但部立臺東醫院院長樊聖的話卻還沒說完。

用盡全身力量的一個嘆氣，是他話與話之間的頓號，再開口，說的是院內的復健科與身心科也因為找不到醫生，所以沒有辦法開設門診。「雖然部立醫院屬衛生福利部的系統，過往支援都會請其他區同為部立醫院的醫師協助，然而臺東實在太遠，其他醫院要派人手過來實在也是為難……」



冬季，花蓮慈院、門諾醫院、國軍花蓮總醫院均要支援合歡山雪季醫療，幫助高山症遊客。

他強大的無助感早已驅逐氣溫冷冽，並包圍了現場所有的人。

當部立臺東醫院院長樊聖說著話的同時，陳坤詮同時也望向自家醫院的院長林欣榮，只見他靜靜的聽，臉上沒有肅穆，只維持著一貫的笑容，在此同時，他就明白了院長內心的決定會是什麼了。

面對對方一口氣請求急診室醫師、復健科以及婦產科等三科的人力協助，林欣榮耐心的聽對方把話給說完，幾乎沒有任何遲疑，開口便是應允，「我們知道花東地方要找人的困難，互相幫忙是應該的，我們一定會全力幫忙。」

院長的一個指示，陳坤詮與在場其他科的負責人很快就展開協調人力的動

作，「我們在一個月內就把要去支援的人手排出來，二〇二〇年的一月就開始派人到臺東去。」

派人只是一個動作，但被派出的同仁所要承受的辛酸苦澀卻是訴諸不盡的，支援的醫師得適應該醫院的人文條件、運作方式，陳坤詮認為，其實這些的不同對一名醫師而言，就是一個全新的工作型態，壓力與負擔難以一語道盡。

抬起眼，望向筆者，陳坤詮的笑容有一絲對同事的愧對，「而且光上一個班，來回的車程就要四個鐘頭呢！」

可是他們沒有拒絕的理由，正因為一股使命。

林欣榮常常說：「花東地區的醫院實在太少了，為了花東地區民眾的健康福

祉，花東十七家醫院一家都不能倒，我們能幫忙，就盡量幫忙。」

不是為了面子，也並非追求名利，林欣榮追求的是在地民眾的健康平權，他認為花東地區的醫院多數是公家醫院或宗教醫院，能在營利幾乎年年虧損之下依舊苦撐至今，象徵著每家醫院核心理念的柔軟，因此在花東地區的醫院之間沒有競爭關係，唯有齊心合作。

因此當風險移撥款提撥下來之後，花蓮慈濟醫院同樣也串連起十七家醫院的相互合作，無論是在偏鄉服務、遠距醫療、糖尿病照護、C肝防治、癌症篩檢

或是緊急救護上，都擬定共同的目標，齊心合作。

其實這個相互合作，早在風險移撥款之前就已經行之有年，一如急診醫師的相互支援。而風險移撥款就像一道彩虹，讓雨後天晴的璀璨世界裡，添上一抹繽紛的色彩，如今在各個計畫上都能看見成果顯現。

「我們要大家一起好，花東才會好。」花東地區的醫療困境依舊有數不清的關卡，但林欣榮仍然樂觀看待，「只要我們齊心協力，一定可以擦亮花東的櫥窗。」🌱



花東地形山高水深，在緊急救援中，常可見直升機支援勤務。